

# 从《易经》英译本出发浅谈其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

## ——以理雅阁、卫理贤和傅惠生的三个英译本为例

周 滔 周梦娟

武汉晴川学院, 中国·湖北 武汉 430204

**【摘要】**《易经》作为中华古老文明的源头之一,深刻塑造了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要想让中华文化以一个更好的面貌走出国门,《易经》的对外传播格外重要。尽管《易经》的对外传播历史悠久,但时至今日,其传播的效果并不理想。本文以《易经》中“文化负载词”为中心,以理雅阁、卫理贤和傅惠生三个经典的英译本为例,指出英译本中存在的问题,并在之后给出笔者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易经》英译本;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指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因此,要想“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易经》的对外传播格外重要。

### 1 《易经》概述及其国外传播现状

#### 1.1 《易经》概述

作为中华古老文明的源头之一,《易经》的身影最早可以追溯至伏羲时代,被誉为“中华元典”“群经之首”与“大道之源”,以其特殊的卦爻与非语言符号体系独树一帜。《易经》揭示了中国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深刻内涵,包罗万象,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思想深邃的文化宝库,足以称得上是中华文化的代名词。

#### 1.2 《易经》国外传播现状

《易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曾被译为多种文本,走出国门,面向世界。西方易学传播最早可追溯到16世纪,利玛窦将《易经》介绍到了西方。而后,法国传教士金尼阁于1626年在杭州出版了包含《易经》的“五经”拉丁文译本。其后,众多译本出现,包含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译本、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德译本和汪榕培的《英译易经》等译本。

尽管《易经》的对外传播历史悠久,译本众多,其作为一种大众读物,在对外传播方面仍然存在传播速度缓慢、传播效果不佳等问题。以数量最多的英译本为例,在全球图书销售业中占主导地位的亚马逊上,以“I Ching”为标

签进行搜索,将范围限定在“English”,按照销量进行排序,销量第一的英译本在书籍销量排行榜中位列第27752名,此数据并不容乐观。

### 2 《易经》中文化负载词的概念和英译存在的问题

#### 2.1 文化负载词的概念

学界目前还未有一个清晰的有关文化负载词的定义与分类,各个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廖七一提出,文化负载词是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承载与反映民族文化特征的语言,它反映出了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思想特征和生活方式。地理因素、传统思想和社会制度等因素导致了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

#### 2.2 现存《易经》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翻译存在的问题

##### 2.2.1 直接直译导致的文化误解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在其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许多词汇都凝聚了多重文化含义,通过对《易经》文化负载词的解读与考据,能以一个十分全面、细致的视角体会中华文化之美。因此,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就显得格外重要,否则便会引发读者对译本的理解。以乾卦的英译为例:

潜龙勿用(乾·初九)

理雅阁译:(we see its subject as)the dragon lying hid(in the deep).It is not the time for active doing.

卫理贤译:Hidden dragon.Do not act.

傅惠生译:The hidden dragon should not act.

在这三个译本中,“龙”一字均被译为“dragon”。

龙在论述中西方思想文化差异方面一直是一个经典的意象。西方龙往往以口吐烈火的恐怖形象出现,同时也是“贪婪”“邪恶”“残暴”的代名词,在英格兰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中,就有英雄贝奥武甫与同伴勇斗火龙的情节。在《圣经新约》末篇《启示录》中,也将龙描述成一个强大而邪恶的象征,将其与撒旦联系起来。而在中国,从西汉时期起,皇帝便开始自称“真龙天子”,龙也是祥瑞的化身,能为人们消灾解难,护佑一方。因此,中国龙与西方龙不仅在外形上大不相同,其中的内涵更是大相径庭,如果只是简单地将“龙”直译为“dragon”,在西方读者阅读的时候,则易被误导,会让中国“龙”的吉祥意象蒙上一层负面色彩。

### 2.2.2 加注不当导致的理解障碍

中西方文化之间不仅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甚至二者之间存在文化空缺现象。译者在翻译时,应充分考虑西方读者的理解能力与其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再进行适当的加注。如果缺少加注、加注不足,便极易使西方读者觉得文本晦涩难懂,更体会不到其中更深层次的内涵。同时,也要额外注意,如果加注过多,也会导致阅读的困难。以渐卦的英译为例:

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渐·上九)

理雅阁译: The geese gradually advanced to the large heights(beyond). Their feathers can be used as ornaments. There will be good fortune.

卫理贤译: The wild goose gradually draws near the cloud heights. Its feathers can be used for the sacred dance. Good fortune.

傅惠生译: The swan goose flies steadily to the high mountain top, its feathers can be used as ornaments for ceremony. This is a sign of good fortune.

在这三个译本中,除了理雅阁的译本外,均将“鸿雁”这一意象进行了直译,并没有进行额外的加注。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最早在《诗经》就出现了鸿雁的意象,因为其时常被喻为情人传递书信的使者,故在中国,鸿雁与婚姻有着一层密不可分的联系。从周朝起,男女之间便会以雁为礼,象征双方忠贞不渝,以期望婚姻和睦。渐卦与婚姻

息息相关,三个译本均缺少了对“鸿雁”这一文化负载词的加注,如此既错失了传播相关中国传统文化的机会,也使得读者不能更好地深入体会渐卦的深层内涵。

### 2.2.3 理解不当导致的信息输出有误

《易经》内涵丰富、包罗万象,凝聚着数千年前古人的智慧,集百家之长,为万经之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这不仅代表其传播价值深刻,还意味着译者在翻译时要做到用词准确,有效传递的前提应是正确传递,如果对原文本理解不当,往往就会导致输出译本的信息是不完善的,甚至是错误的。以坤卦的卦辞(节选)英译为例:

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坤·卦辞)

理雅阁译: The advantageousness will be seen in his getting friends in the south-west, and losing friends in the north-east.

卫理贤译: It is favorable to find friends in the west and south, To forego friends in the east and north.

傅惠生译: It is favourable for him to find his friends in the southwest, but likely to lose his friends in the northeast.

在三个英译本中,均把“朋”译为“friends”,但在古汉语中,“朋”除了朋友、朋党外,实际上一开始是贝币货币单位。在中国上古时期,古人以贝壳为货币,五贝为一串,两串为一朋。《诗经·小雅·菁菁者莪》中就提到:“既见君子,赐我百朋。”而“朋”字的甲骨文就形似两串贝壳相并联的模样。所以,在此处仅简单将“朋”理解为朋友,再翻译为“friends”,并不妥帖。而归根结底,出现这类漏洞是因为对原文本的了解程度不够,导致了最终的译本并没有准确、完善地传达原文本包含的信息与内涵。

## 3 《易经》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

笔者以理雅阁、卫理贤和傅惠生三位的译本为例,指出了现有英译本中较为常见的问题。接下来,笔者将分别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由于《易经》丰富的内涵与文化色彩,所以译者在翻译的时候,要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策略,多种翻译方式互相转换。同时,译者自身也要对《

易经》有深度地研究与理解，二者相得益彰，才能更加完善地传递《易经》之美。

### 3.1 直接直译

直接直译，即直译法，是一种将目的语与源语中有对应含义的词语进行直接翻译的翻译方式，多用于汉语与英语中存在某种共享概念的情况。在原文内容所指明明确时，可以采用直接直译的方式。因为加注虽好，词词加注会让译文显得冗长晦涩，所以要有选择、针对性地进行加注。此处以履卦的卦辞英译为例：

履虎尾，不咥人。亨。（履·卦辞）

理雅阁译：One treading on the tail of a tiger, which does not bite him. There will be progress and success.

卫理贤译：Treading upon the tail of the tiger. It does not bite the man. Success.

傅惠生译：The Lühexagram signifies proper manners. He treads on the tail of the tiger cautiously, but it does not bite him, the prospects are bright.

在履卦的卦辞中，存在着“虎”的意象，在三个译本中，均对这一词进行了直译，将其译作“tiger”。观物取象是《易经》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虎”符合“指向明确”这一条件，指哺乳纲的大型猫科动物。“咥”有噬咬之意，结合起来，爻辞前一句的含义为“踩到了老虎的尾巴，老虎没有咬人”，也十分清晰明白，故采用直接直译的方法既简洁，又可以达到传达原文含义的目的。

### 3.2 直译加注法

国内许多学者在谈及《易经》英译时，多推崇音译加注之法。音译加注在保留源语文化色彩方面固然可观，但并不是翻译《易经》中文化负载词的万金油，如果通篇采用音译加注，会极易导致西方读者阅读体验大打折扣。故笔者认为，在翻译时，如若可以通过加注解解释填补文化差异造成的较小沟渠，那直译加注会是比音译加注更好的方法——因为并不会使西方读者在阅读时常有被中断的感觉。更进一步的是，直译加注可以提高中华文化传播的效果，此处以离卦的卦辞英译为例：

畜牝牛，吉。（离·卦辞）

理雅阁译：Let (its subject) also nourish (a docility like that of) the cow, and there will be good fortune.

卫理贤译：Care of the cow brings good fortune.

傅惠生译：He cultivates a mild virtue in himself as a docile cow, this will bring good fortune.

在离卦的卦辞中，出现了“牛”的意象，三个译本均将其译为“cow”，因为目的语和源语中均有“牛”的表达方式，故首先可以采用直译的方法。在中国古代，人们常用牛来帮助耕作，千百年前，“牛”在中国就已和“忠厚”“老实”“勤恳”挂钩，宋代李纲所写的《病牛》，就通过描写牛的“耕犁千亩”与“不辞羸病”来赞扬这种动物的高贵品格。尽管欧洲在古时同样牛耕、马耕并行，但由于马匹数量与耕地效率等因素，马耕在欧洲使用得更加普遍，所以在西方，马似乎更加贴合在中国适用于牛的形容词。张凌云曾提出用借译的方式，用马“horse”来代替译本中的牛“cow”，以此更好地表达原卦爻中的含义。但笔者认为，在此处仍然是直译加注为上，因为中华文化的输出与传播往往就蕴含在一个个细节之中，如果此处运用借译的方法，以“马”代“牛”，就在冥冥之中抹去了牛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与含义，错失了传播中华文化的机会。

### 3.3 音译加注法

在中西方文化差异巨大甚至存在文化空白的前提下，使用音译法能在翻译的同时，最大程度地避免直译可能造成的文化误解，这是一种根据源语的读音用目的语的文字去替代源语文字的翻译方法，但仅是音译仍然无法将文化内涵进行传递，所以译者在翻译时就要在译本上进行加注。以乾卦的九三爻英译为例：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乾·九三）

理雅阁译：(we see its subject as) The superior man active and vigilant all the day, and in the evening still careful and apprehensive. (The position is) dangerous, but there will be no mistake.

卫理贤译：All day long the superior man is creatively active. At nightfall his mind is still beset with cares. Danger. No blame.

傅惠生译: The superior man works hard during the day and remains discreet at night. Therefore, he is free from any harm though in difficulty.

在三个译本中, 都将“君子”译为“the superior man”, “superior”在剑桥词典中有多种解释: “better than average or better than other people or things of the same type”; “A superior person believes that or acts as if they are better than other people”; “higher in rank or social position than others”。而当“superior”作为名词时, 其英英释义为“a person or group of people who are higher in rank or social position than others”。由此可见, “superior”并不能直接用来翻译君子。再看“gentleman”在剑桥词典中的英英释义, “a polite way of talking to or referring to a man”; “a man who is polite and behaves well towards other people, especially women”; “a man of a high social class”, 同样, 也并不适用于君子的翻译, 笔者认为, 在此处音译加注就是翻译君子的最优解, 先将其音译为“Junzi”, 再进行加注。

笔者认为, 《易经》包罗万象, 从不同的角度看都能分析出多种解释, 并不需要在每个意象之后都刻意加上二次解读, 一是不保证是否正确, 二是并不保证是否能涵盖全面, 反而容易造成误导。并且, 于我们而言, 一开始也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对物象进行分析、推敲与理解, 这也是学习《易经》的必经之路, 是研读这一部中华传统典籍的乐趣之一。笔者希望西方读者在阅读《易经》中的“象”时, 能不受干扰, 或在最低程度的影响与引导下, 自发地进行思考、体悟, 重走我们的来时路,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能碰撞出新的易学火花。

#### 4 结语

《易经》深深影响了千秋万代的炎黄子孙, 并且仍在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向前发展, 继续给人类以新的启示。笔者期望能在不久的将来, 世界人民都能体会到更加纯粹、更加原汁原味的易学之美, 也希望易学能将世界变得更好, 为人类文明再添一抹耀眼的光辉。

#### 参考文献:

- [1] James Legge, 易经 The book of changes [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6.
- [2] Richard Wilhelm, Cary F. Baynes.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 [3] 傅惠生. 周易 (汉英对照本) [M].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0.
- [4] 杨偃成. 《易经》中时空概念一体及其量化的认知语言学研究 [D]. 长沙: 湖南大学, 2021.
- [5] 付永. 基于建构主义的翻译原型论探究 [J]. 南昌教育学院学报, 2019, 34 (05): 107-110+128.
- [6] 任运忠. 《周易》文化意象的英译与阐释 [J]. 名作欣赏, 2014, (08): 169-171.
- [7] 孙茜. 论《易经》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J]. 新西部 (理论版), 2015, (14): 87+79.
- [8] 闵菊辉, 任运忠. 《周易》卦爻辞隐喻英译之显化——以《渐卦》为例 [J]. 名作欣赏, 2016, (32): 59-62.

#### 作者简介:

周滔 (1987—), 男, 汉族, 湖北十堰人, 硕士研究生, 讲师, 研究方向: 周易文化、工程哲学。

周梦娟 (2003—), 女, 汉族, 江苏苏州人,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 英语翻译。